

中國古典文學叢書

楚辭今注

湯炳正 李大明

李誠 熊良智 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)

長沙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商務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12.75 插頁 5 字數 279,000

1996年12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2次印刷

印數: 2,001—5,000

ISBN 7-5325-2152-4

I·1089 精裝定價: 26.30 元

序

一九八五年端陽節，中國屈原學會成立大會在江陵召開。會議期間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趙昌平、王維堤二君，約我爲該社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撰寫一部楚辭注釋。自揆謏陋，難勝此任，幾經躊躇，始允所請。但由於諸多原因，一直未暇執筆，十載蹉跎，今始交稿，實感慚疚！

書名「今注」，略有三義：其一，使兩千年前之屈宋鴻裁及兩漢遺篇，能以較清晰的面貌，爲今人所理解與領會；其二，在注釋中，能體現出今天學術界對楚辭研究所已達到的水平；其三，我個人對屈學的己見，能在注釋中起主導作用。但這三者要統一得很好，以避免百衲成衣、斑斕駁雜之弊，則並非易事。我曾爲此作了較多的思考。

最後認定，本書的特色，應當是簡明扼要、直書所見，與其他論著有所不同。即書中的一般訓釋，易於理解，力求精確，不事辯證；特殊詞句，偶列論據，意在取信，不事鋪張。凡舊說自通者，寧用舊說，只求暢達，不取新奇，凡舊說不通者，始採新說，而取捨斷以己意，義蘊多所融會。故全書雖不名一家，而處處是對學術遺產的繼承；但此編又係新著，亦處處滲透着一己之見。此外，並力求以個人生平所形成的屈學體系，經緯全書。

書中離騷、九歌二篇，由我親自起草以示例。其餘天問、招隱、惜誓、哀時命、九思，由李大明同志

執筆；九章、卜居、漁父、九辯、九歎，由李誠同志執筆；招魂、遠遊、大招、七諫、九懷，由熊良智同志執筆。對上述初稿，我皆精心修改，有小改也有大改，求合己意而後止。但由於時間匆促，考慮難周，未必皆是而人非。

本集所用底本，爲金陵書局翻印汲古閣本洪興祖楚辭補注，并參校四部叢刊影印明覆宋本。凡有異文異字，均擇要出校并擇善而從。

刻意「求真」，是我們的要求；但能否「近真」，則未敢自信。謬誤之處，望學術界不吝賜教。

湯炳正

一九九四年九月一日寫於淵研樓

時年八十有四

目 錄

序..... 湯炳正 一

離騷..... 一

九歌..... 四

天問..... 八

九章..... 一三

遠遊..... 一七

卜居..... 一九

漁父..... 一九

九辯..... 二〇

招魂..... 三三

大招..... 三三

目 錄

惜誓	二五八
招隱士	二六六
七諫	二七〇
哀時命	二九八
九懷	三三二
九歎	三三三
九思	三七六

離騷

【解題】

離騷之作，是在楚懷王十六年（公元前三一三年）屈原遭讒被疏之後。「離騷」之義，班固離騷贊序以爲「離，猶遭也。騷，憂也。明己遭憂作辭也。」此解與屈賦之「離憂」、「離尤」、「離鬻」等造詞習慣相合。據世傳史記索隱單行本，屈傳「離騷」作「離慍」。日本所傳古本史記亦多作「離慍」。按「離」古與「罹」通，訓「遭」；又詩月出釋文：「慍，憂也。」故「離騷」實即遭逢憂患之意。

離騷記錄了屈原在楚懷王時從事變法革新所進行的鬥爭，以及遭讒被疏後在思想感情上的矛盾衝突。屈原在惜誦中追敘這一事件時，有這樣一段話：

矰弋機而在上兮，罟羅張而在下，

設張辟以娛君兮，願側身而無所。

欲儻偈以干僚兮，恐重患而離尤，

欲高飛而遠集兮，君罔謂汝何之。

欲橫奔而失路兮，堅志而不忍，

背膺臍以交痛兮，心鬱結而紆軫。

這裏以三個「欲」字爲起點的詩句，高度地概括了詩人當時對進與退、守與變、去與留的心理沖突。而離騷這一瑰麗詩篇，正以這三者爲抒情的主旋律，展示了詩人反抗黑暗、追求光明、同情人民、熱愛祖國的偉大人格，並形成了詩篇的起伏突兀而又和諧完美的藝術結構和藝術風格，成爲中國文學史上的千古絕唱。

帝高陽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^(一)。攝提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^(二)。皇覽揆余于初度兮，錫余以嘉名^(三)。名余曰正則兮，字余曰靈均^(四)。紛吾既有此內美兮，又重之以脩能^(五)。扈江離與辟芷兮，紉秋蘭以爲佩^(六)。汨余若將不及兮，恐年歲之不吾與^(七)。朝搴阰之木蘭兮，夕攬洲之宿莽^(八)。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與秋其代序^(九)。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遲暮^(一〇)。不撫壯而棄穢兮，何不改乎此度也^(一一)。乘騏驥以馳騁兮，來吾道夫先路^(一二)。昔三后之純粹兮，固衆芳之所在^(一三)。雜申椒與菌桂兮，豈維紉夫蕙茝^(一四)。彼堯舜之耿介兮，既遵道而得路^(一五)。何桀紂之猖披兮，夫唯捷徑以窘步^(一六)。惟黨人之偷樂兮，路幽昧以險隘^(一七)。豈余身之憚殃兮，恐皇輿之敗績^(一八)。忽奔走以先後兮，及前王之踵武^(一九)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，反信讒而齎怒^(二〇)。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，忍而不能舍也^(二一)。指九天以爲正兮，夫惟靈修之故也^(二二)。

(二)高陽：古顓頊帝之稱號。苗裔：後世子孫。史記楚世家：「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。」王逸楚辭章句（以下省稱「王逸注」）：「武王求尊爵於周，周不與，遂僭號稱王，始都於郢。是時生子瑕，受屈爲卿（章句、補注各本誤作「客卿」，此據張守節史記正義引王逸注校改），因爲氏。」此屈氏所由來。朕：我。蔡邕獨斷：「古者尊卑共之，貴賤不嫌」，「至秦，天子獨以爲稱」。皇考：古稱遠祖亦曰皇考。伯庸：屈原遠祖名。據近來學者考證，卽世本所載熊渠的長子庸。封句亶王。

(三)攝提：歲星（木星）名，見石氏星經及史記天官書等。

貞：當。

孟：始。

陬：夏曆正月。正

月爲春季之始，故曰「孟陬」。建國前長沙子彈庫出土之戰國楚帛書，以夏曆爲月序，記正月曰「取」，「陬」之同音字），知楚用夏曆紀月。「攝提貞於孟陬」，是說歲星正當孟春正月晨出東方。據推算，楚宣王二十八年，卽公元前三四二年正月，歲星晨出東方，此屈原之生年月。庚寅：紀日之干支。降：降生。據推算，公元前三四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是庚寅日，此屈原之生日。

(三)皇：前人多謂「皇」乃上文「皇考」之省稱。但「皇考」省稱爲「考」，古多有之；而省稱爲「皇」則罕見。方言六云：「南楚瀑涇之間母謂之媼」，廣雅釋親亦云：「媼，母也。」則「皇」或卽「媼」（大戴禮帝繫：堯娶「女皇」，廣韻引作「女媼」）。生子命名，在中夏爲父事，在楚或母主之，殆爲母系社會之殘痕。

初度：卽指上文所言，屈原生於歲星恆星周期的第一年，「會合周期」的第一月，歲星躔度，年月皆居第一，故曰「初度」。言生日之不平凡。一本「初度」上無「于」字，非。錫：賜。嘉名：初生之乳名。說文：「乞部：孔，通也，从乙从子，乞，請子之候鳥也。乞至而得子，嘉美之也，古人名嘉，字子孔。」乞部又云：

「乳，人及鳥生子曰乳，獸曰產，从孚从乞，乞者，玄鳥也。明堂月令：玄鳥至之日，祠于高禘以請子。故乳从乞。」是「孔」、「乳」、「嘉」乃一義之孳演。天問：玄鳥致貽，女何嘉？「嘉」亦即指生子而言。

〔四〕正則：屈原不僅生于一年之首的正月，而且是難得的歲星、恆星周期的第一年、「會合周期」的第一個月的夏曆正月，故名之曰「正則」。儀禮士冠禮云：「以歲之正，以月之令，鄭注：正，猶善也。」是「正則」者，有以善爲法之意。靈均：「靈」與「令」古通，吉善之義。儀禮士冠禮：「令月吉日，鄭玄注：令，吉皆善也。」據金文「庚寅」古代多視爲吉日，屈原的生年、月、日均吉善，故又字曰「靈均」。

●〔五〕紛：盛多貌。內美：天然的內在美質。「此內美」的「此」字，乃承上文而來，即指生年月日皆極吉善。「紛吾既有此內美」的「紛」是副詞提在主語之前，而不放在動詞之前的倒置用法。屈賦此例甚多，見後。重：加。脩能：當作「脩態」。朱熹楚辭集注引一本「能」作「態」。按離騷言「脩」凡數見，有時作名詞用，如「前脩」，有時作形容詞用，如「脩名」，有時作動詞用，如「余獨好脩以爲常」之「好脩」，前後凡四見。此處「脩態」之「脩」當作動詞。說文云：「脩，飾也。」作爲比喻講，「脩態」指脩飾容態，即起下文之「扈江離」、「紉秋蘭」等。而作爲本義，則「脩態」指後天對道德的脩養（說文心部云：「態，意也。」）緊承上文天然「內美」而來。

〔六〕扈：王逸注：「扈，被（披）也，楚人名被爲扈。」則「被」乃通語，楚方言轉爲「扈」。「被」聲轉爲從「戶」得聲之「扈」，此猶方言四所謂「屛袂謂之被巾」。離：文選作「離」，香草名，生水邊，故曰「江

離」。芷：香草名。原本玉篇广部引此作「辟芷」，當爲「辟芷」之誤。辟指崖岸隱僻之處。芷生幽僻處，故曰「辟芷」。紉：廣雅釋詁：「紉，索也。」與王逸注同。索爲繩索，此處作動詞用，謂以繩索結束蘭花以爲佩。九歎怨思王逸訓「紉帛」之紉爲「結束也」，是其例。或誤紉爲紐，非。

〔七〕汨：方言六：汨，疾行也，南楚之外曰汨。王逸注：「疾若水流也」，是其義。不吾與：不待我。論語陽貨：「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。」

〔八〕搯：拔取。方言一：「搯，取也。」南楚曰搯。說文手部：「搯，拔取也，南楚語」，並引離騷本句。「搯」、「撻」音義同。阡：山。木蘭：香木名，王逸謂「木蘭去皮不死」。攬：采。洲：章句

本作「中洲」，與上句不相應，「中」字疑衍。洲，水中小塊陸地。宿莽：卷施草。爾雅釋草謂此草「拔心不死」，王逸謂此草「冬生不死，楚人名曰宿莽」。屈原以朝夕採擷草木，喻己勤於脩德。

〔九〕忽：疾貌。淹：停留。春秋：代四季。代序：卽代謝。孟子云：「序者，射也。」「序」「射」卽以同音爲訓。故此處借「序」爲「謝」。

〔十〕惟：思。零落：凋落。美人：屈原自喻。遲暮：晚暮，喻年老。

〔十一〕文選無「不」字，依王逸注「言願令君甫及年德盛壯之時」云云，則離騷古本亦無「不」字。撫壯：任用年德盛壯之士。棄穢：廢棄譏佞穢惡之人。此度：指國之舊有法度。

〔十二〕騏驥：駿馬，喻君王威勢，多爲戰國時政治家所用。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兩言「勢者，君之馬」，是其證。騁：說文馬部：「騁，直馳也。」來：助動詞。道：文選作「導」，同引導之義。「來吾道夫

先路」，乃屈賦特殊句式，以通常結構而言，爲「吾來道夫先路」，「來道」連讀。與下「來遠棄而改求」句式相同。

〔三〕三后：指楚莊王、楚康王、楚悼王，同是楚國有革新之功的先王。純粹：純正無私，指三后之

德。衆芳：芳，香草，喻賢才；卽下文「申椒」、「菌桂」、「蕙」、「芷」之屬。據史載，楚莊王聽政，所進賢

才數百人（史記楚世家），楚康王能容人（左傳襄公十五年）；楚悼王用吳起，明法審令，以撫養戰鬥之

士（史記孫子吳起列傳）；此三后用賢之證。

〔四〕雜：集。申：香木。卽涉江「露申辛夷，死林薄兮」之「露申」。椒：香木。菌桂：香木。菌

本作箇，從竹。山海經海內經郭璞注：「衡山有菌桂，桂員似竹，見本草。」維：通「唯」。紉：以繩結

束。蕙、芷：皆香草。

〔五〕堯、舜：皆古聖君。耿介：光明正大。遵：循。

〔六〕桀、紂：夏、殷失國之君。猖披：亦作「昌披」，釋文「昌」又作「倡」，並同音通用。王逸注：「昌

被，衣不帶之貌。」錢杲之謂「行不正貌」。易林觀之大壯：「心志無良，昌披妄行。」是「昌披」指妄行而

無約束。北魏孝文帝吊比干墓文云：「咨堯舜之耿介兮，何桀紂之猖披」，「敗」亦卽「被」，「披」之同音通用

字。捷徑：斜出之小道。窘步：舉步艱難。

〔七〕黨人：結黨之羣小。偷樂：貪圖享樂，苟且偷安。幽昧：不明。險隘：危險狹阨。韡非

〔子六反〕云「偷樂而後窮」，是說「偷樂」會導致國家走向窮途，與此義同。

〔二〕憚：害怕。殃：禍患。皇輿：王逸注：「皇，君也。輿，君之所乘，以喻國也。」韓非子外儲說右上：「國者，君之輿也；勢者，君之馬也。」敗績：戴震屈原賦注引禮記檀弓謂「車覆曰敗績」，喻國之傾覆。

〔三〕忽：疾貌。以：而。先後：作動詞用；謂輔導於前後也。及：追及。前王：即前所云「三后」。踵武：足跡，此指莊王、康王、悼王革新之政績。

〔四〕荃：香草，喻懷王。中情：猶言內心，屈賦常用語。一作「忠情」，非。齋怒：王逸注：「齋，疾也」，說文火部：「齋，炊舖疾也。」而文選各本作「齊怒」，楚辭釋文亦作「齊」，並云「或作齋」。按爾雅釋詁云「齊，疾也」，是王注訓「疾」，乃「齋」之引伸義，而作「齊」作「齋」皆「齋」之同音假借字。五臣訓「齊」爲「同」，誤。「齋怒」，殆謂不加思索而遷怒。屈賦數言懷王易怒，本篇而外又如九章抽思云「數惟蓀之多怒兮，傷余心之慄慄」，「與余言而不信兮，蓋爲余而造怒」。

〔五〕蹇蹇：當爲「乾乾」之同音通用字。易乾：「君子終日乾乾」，「終日乾乾，與時偕行」。則「乾乾」當爲自強不息之意。故呂覽士容：「乾乾乎取舍不悅」，高注：「乾乾，進不倦也。」此指上文「奔走」、「先後」輔佐懷王進行改革。但此正爲羣小所忌，故云「爲患」。舍：放棄。

〔六〕九天：古人謂天有九重，以示其高。即天問所謂「圓則九重」也。正：通「證」，驗也。靈修：章太炎先生遺書官統中謂「靈修」實卽「令長」，故屈原用稱其君。此蓋「南國之法章」，莊忌哀時命稱「靈皇」，劉向九歎離世又稱「靈懷」，則直謂懷王也。

以上第一段，綜述生平經歷、思想抱負及革新失敗的遭遇。在全篇中堪稱序詩。

初既與余成言兮，後悔遁而有他^(一)。余既不難夫離別兮，傷靈修之數化^(二)。余既滋蘭之九畹兮，又樹蕙之百畝^(三)。畦留夷與揭車兮，雜杜衡與芳芷^(四)。冀枝葉之峻茂兮，願竣時乎吾將刈^(五)。雖萎絕其亦何傷兮，哀衆芳之蕪穢^(六)。衆皆競進以貪婪兮，憑不厭乎求索^(七)。羌內恕己以量人兮，各興心而嫉妬^(八)。忽馳騫以追逐兮，非余心之所急^(九)。老冉冉其將至兮，恐脩名之不立^(十)。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^(十一)。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，長願頤亦何傷^(十二)。擊木根以結菝兮，貫薜荔之落藥^(十三)。矯菌桂以紉蕙兮，索胡繩之纏纒^(十四)。審吾法夫前修兮，非世俗之所服^(十五)。雖不周於今之人兮，願依彭咸之遺則^(十六)。長太息以淹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艱^(十七)。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，謇朝諝而夕替^(十八)。既替余以蕙纒兮，又申之以攬篲^(十九)。亦余心之所善兮，雖九死其猶未悔^(二十)。怨靈修之浩蕩兮，終不察夫民心^(二十一)。衆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謠詠謂余以善淫^(二十二)。固時俗之工巧兮，偃規矩而改錯^(二十三)。背繩墨以追曲兮，競周容以爲度^(二十四)。応鬱邑余侘傺兮，吾獨窮困乎此時也^(二十五)。寧溘死以流亡兮，余不忍爲此態也^(二十六)。鸞鳥之不羣兮，自前世而固然^(二十七)。何方圓之能周兮，夫孰異道而相安^(二十八)。屈心而抑志兮，忍尤而攘詬^(二十九)。伏清白以死直兮，

固前聖之所厚。悔相道之不察兮，延佇乎吾將反。回朕車以復路兮，及行迷之未遠。步余馬於蘭皋兮，馳椒丘且焉止息。進不入以離尤兮，退將復修吾初服。製芰荷以爲衣兮，集芙蓉以爲裳。不吾知其亦已兮，苟余情其信芳。高余冠之岌岌兮，長余佩之陸離。芳與澤其雜糅兮，惟昭質其猶未虧。忽反顧以遊目兮，將往觀乎四荒。佩繽紛其繁飾兮，芳菲菲其彌章。民生各有所樂兮，余獨好脩以爲常。雖體解吾猶未變兮，豈余心之可懲。

(二) 此句上一本有「日黃昏以爲期兮，羌中道而改路」句，但唐寫本及日本古抄卷子本，文選以及今傳李善、六臣文選各本皆無此二句。王逸本楚辭有之，但無注文。洪興祖謂係後人所增，是也。此蓋後人或引抽思文句以證「成言」、「後悔」之意，遂被誤入正文。成言：定言，約定之言。九章抽思亦云「昔君與我成言」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兩言「成言」，皆與此同義。悔：翻悔。遁：說文定部：遷也。「悔遁」謂悔改前言。有他：另有他約。

(三) 離別：指被疏之後，離朝廷，別懷王。數化：指多變。謂懷王在內政外交政策上變化無常。此即管子任法所謂「失君」，立法而還（旋）廢之，令出而後反之，韓非子亡徵所謂「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，可亡也」，屈原在此殆非專指對己始信而終疏，而與當時「人皆言楚之善變」（史記樛里子甘茂列

傳有闕。

〔三〕滋：楚辭釋文作「蒺」，廣韻哈：蒺，蒺蒺。與王逸注「蒺，蒺也」義合，故疑離騷王逸本原作「蒺」。蒺，「蒺」之異體。畹、畝：王逸注云「十二畝曰畹」、「二百四十步爲畝」，但先秦各國田制各異，楚制如何，不可知。九畹、百畝，皆非實數，而各言其多也。

〔四〕畦：五十畝爲畦。此作動詞用，種植之意。留夷、揭車：皆香草名。雜：此指相雜而種。

杜衡、芷：皆香草名。據王逸離騷序，屈原爲三閭大夫，掌管楚國公族子弟的教育。以上四句，以種植香草喻培育人才。

〔五〕峻：文選作「蓀」，蓀茂即茂盛。蒞：同俟，等待。刈：收穫。喻人材成長，各效其用。

〔六〕萎絕：被摧折而枯萎。蕪穢：荒蕪穢朽。此以香草荒蕪喻賢才變質。下文「蘭芷變而不芳」云云，與此呼應，惜誦所謂「衆駭遽以離心」，亦指此。

〔七〕競進：爭相謀取官位。貪婪：貪斂財利。戰國策楚策三蘇子謂懷王時「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，厚賦斂諸臣百姓」，蓋「競進」必「傷賢」，「貪婪」必「厚斂」。憑：朱注錢傳，皆謂「一作馮」。「馮」在此作副詞，形容「不厭乎求索」之狀，若訓爲「滿」，即與全句不合，故王逸不得不強釋爲「中心雖滿」。今按說文：馮，馬行疾也。則此句「馮」字當指羣小貪婪求索，爭先恐後，承上文「競進」而來，亦啓下文「馳騫以追逐」。厭：滿足。求索：索取。

〔八〕羌：王逸注：「楚人語詞也。猶言卿，何爲也。」按廣雅釋言：羌，卿也。「蓋」羌與「卿」古同音，

可互借，故或作「羌」，或作「卿」。（揚雄反離騷則作「慶」；其義則訓「何爲」，多用於反詰。故廣雅釋言又謂「羌，乃也」，而「乃」多用作轉折語，與「竟」、「何」同義。恕：王逸注：「以心揆心爲恕」。二句意謂黨人以己之心度量他人之心，以爲別人與己同樣貪於財利，於是產生了嫉妬之心。

〔九〕騫：說文馬部：「騫，亂馳也。」

〔十〕冉冉：漸漸。修名：修身建德之美名。

〔十一〕墜露：降落的露水。落英：飄落的花朵。「墜」與「落」相對成文，猶「飲」與「餐」相對見義。

〔十二〕苟：果真。信姱：洪興祖云：「言實好也。與『信芳』、『信美』同意。」〔九歌王逸注兩言「姱，好

貌」，而離騷本句無注，似脫）練要：練，精練，呂氏春秋簡選「精士練材」，練亦精也。要：要約。

顛頤：王逸注：「不飽貌。」說文頁部：「顛、顛顚、食不飽；面黃起行也。」顚，顛顚也。（依段注所定）「顚顚」即「顛頤」。

貫：穿連。「結」「貫」皆謂「擊木根」以結之貫之。

〔十三〕擊：文選作「擊」，古與牽引之「牽」通。（如牽羊之作擊羊）木根：木之根鬚。結：束結。

〔十四〕矯：當爲「糾」之借字，猶喬木或作柵木。說文云：「糾，繩三合也。」引申爲交合、糾合之義。此句「矯菌桂」，即指糾合菌桂枝條以爲繩。故下文「紉蕙」之「紉」，「索胡繩」之「索」，皆由名詞繩索轉用作動詞，謂糾合桂枝爲繩，連結香草爲佩。屈賦常用「矯」，義不全同。胡繩：香草。纒纒：糾結連屬貌。

〔十五〕眷：句首語氣詞，猶荀子常用之「安」或「案」，音近字異。楚辭之「眷」，「蹇」，或單或聯，用之句

詞，謂糾合桂枝爲繩，連結香草爲佩。屈賦常用「矯」，義不全同。胡繩：香草。纒纒：糾結連屬貌。